

張彬彬

長不滿的用牙

那月牙象翹首翹尾的小船，落滿了美麗的夢幻，它載着我遠行。

ZHANG BU MAN DE YUE YA

長不滿的月牙



ZHANG BU MAN DE YUE YA

张彬彬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散文68篇，分4辑。《两个人的世界》是爱情生活的抒写。《小太阳弹出地平线》描绘了初为母亲的种种微妙情感。《心灵的极光》铺写了多彩的生活，抒发了种种人生感悟。《大自然的箫声》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挚爱。

作者有意识地挖掘平凡琐事中的深刻内涵，抒写心灵化的现实。叙述自然，行文从容，意境高雅。作品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散文功力。

长不满的月牙

张彬彬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 1/8 插页2 字数161,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300

ISBN7-5306-0754-5/I·669 定价：5.65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作者小传

张彬彬，1955年生于长春市。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现为吉林日报社文艺部编辑。

1980年以来，在《人民日报》《散文》《作家》等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200余篇。多篇获奖或被转播选播。本书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现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长春散文学会理事。

目 录

第一辑 两个人的世界

众里寻你	3
红兜兜	17
少女最后一页的诗	23
唐老鸭之家	28
诱人的十华里	33
一条结实的小船	37
野人	40
荷	45
吃核桃的猫	50
祖先的故事	55
吃趣	58
踏雪去	61
秋忙	65
还俗	70
忘不了那个小屋	75

那被忘掉的主题 81

第二辑 小太阳弹出地平线

妈妈的坏孩子	89
大熊猫的故事	93
猜一猜，你是	97
可爱的“第三者”	103
我的孩子属大龙	107
你和春天一溜小跑	110
在新生命的驱使下	113
知多其名	116
妈妈的世界	119
给你永恒的微笑	124
六个世纪	127

第三辑 心灵的极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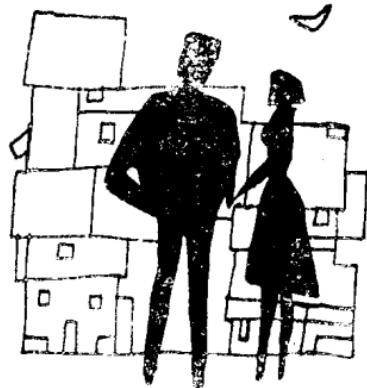
无猜	137
我在这方	140
拥抱第一轮太阳	144
月光流淌着一支歌	147
桔情	153
净土	156
哪个更圆 哪个更亮	163
诗人	169

滚运	172
梦的圆缺	176
快乐鸟	179
名字随想	183
酒	188
对弈	192
我家的“王子”	195
手镯	198
花泪	201
炮弹壳上的和平鸽	207
似水流年	211
我爱美	214
羊儿·羊儿	217
爱你到永恒	223
不谈年龄	228

第四辑 大自然的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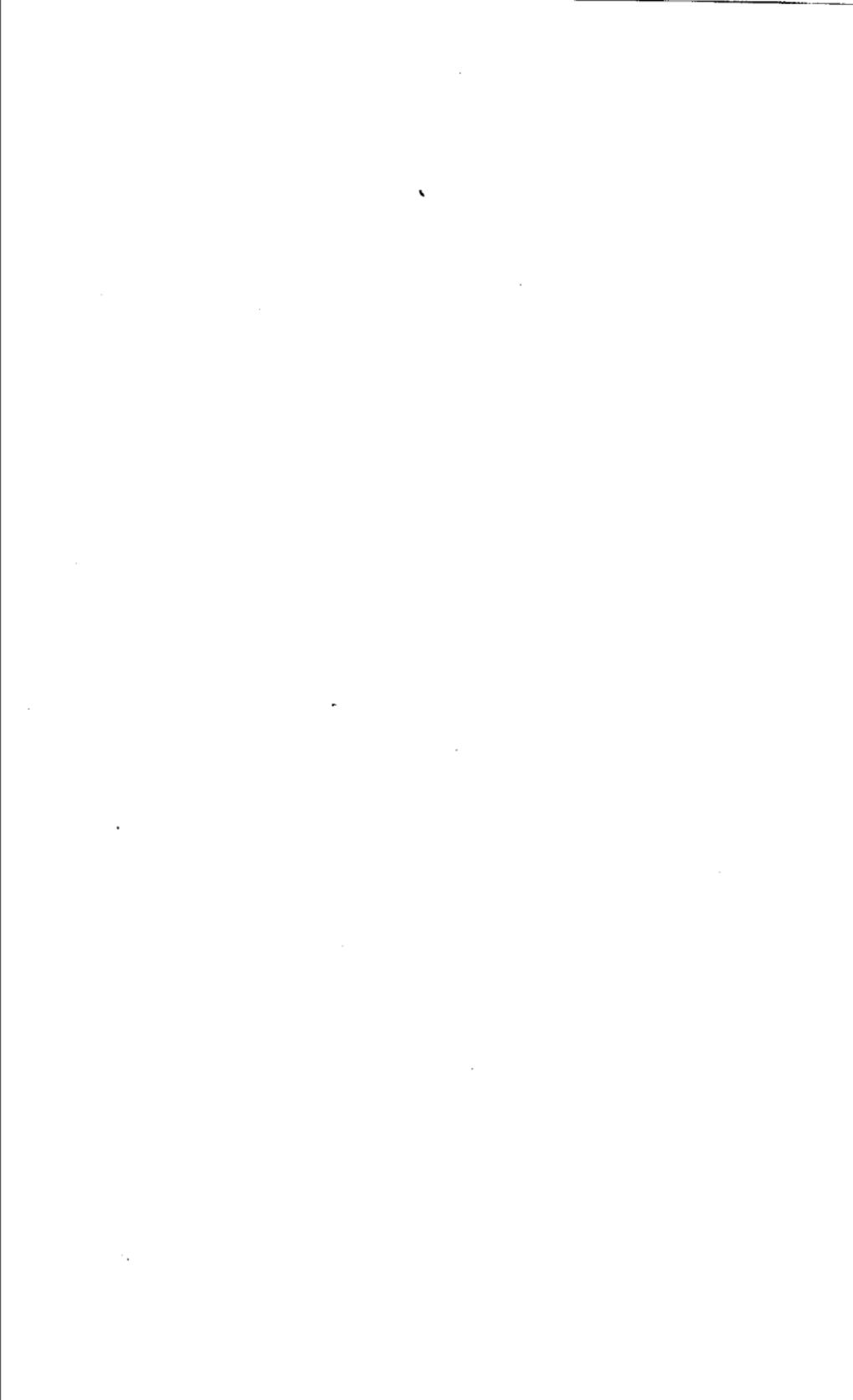
我从山中来	235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242
山中行	247
在大森林里	252
渔场作客	257
乌苏里江晨雾	261
雨中游嫩江	266

呼马河边	269
鹤乡行	274
我们几个探险家	278
太阳山	285
道一声珍重	290
找绿	296
大柳树的怀念	299
燕巢	304
雨中访佛	310
追花逐蜜的人们	313
走近门亮（代后记）	316



第一辑 两个人的世界

从蓝宝石般璀璨的夜空中，飘来一块红彩云。那云幻化出迷离的微雨，流淌成一条神秘而温馨的爱河。



众里寻你

20岁那年，爱便在我不知道的当儿萌动了。

那之前，我常常对着镜子发愁：一头细柔的黄发，一张不吸引人的娃娃脸，相貌平平，只会悄悄地抿嘴笑。爱做梦，爱幻想，满脑子充塞着动人的爱情故事。人间爱雨正多，会不会漏个雨点给我？

有向往，有渴望，偏偏没勇气，没胆量，自知永远不会主动去选择，去追求，只会一次次怅望天空流云或独对水中游鱼……谁独具慧眼，来追求我这其貌不扬、其心不凡的小女子呢？

看来只能靠“缘分”。

与我有缘的是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的城堡已被你悄悄地偷袭。

我们是在大学的食堂里相识的。你找我为新创办的校刊《冰凌花》写稿。

“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这是我与你说的

第一句话。当你告诉我是铅印的，我答应可以写。

你象时钟一样按时来取稿。居然挑出一两处错误，这使早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自以为大有才气的我惊讶了。真是天外有天呢！

打那以后，你这个“持不同政见者”格外令我瞩目，每有新作，便拿给你看，时间一长，不给你看，就象少了些什么。给你看，又觉得太打扰，你却说：“不打扰，不打搅，我真的很爱看呢！”你说得挺真诚，我惊喜道：“真的么？那我就多多地写，一定让你看得不耐烦！”你笑了，笑得好开心！

你也爱写作，发表了作品就送本杂志给我，末了，还写一句赠言：“请象我批评你的作品一样，报复我！”

一次，你突然问：“你的散文诗总是写我爱上了什么什么，你是在恋爱吧？”

我怔了一下，别看二十多岁的人了，可还是谈爱脸红，特别在异性面前，更是局促窘迫：“你，胡说！”

那是“五·一”节的前一天，我正在阅览室翻杂志，你丢过一张字条，一张钥匙般神奇地打开了我幸福和痛苦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抛开世俗的见解，忘掉性别的差异。明天

上午九点，我在站前喷水池前等你，谈谈有关创作问题，彼此一定大有补益的。”

象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盯着这几行字，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一字一句看了好几遍。我熟悉世界上许多爱情故事，或喜剧或悲剧，其中有多少都是从一张纸条开始的。我面前这张小纸条是不是也如一条陌生的小径，但谁知那小径上长的荆棘还是花朵？

我最终还是去了。

命中注定我要去赴一个男孩子的约会。而且名义上并非为了爱情。

毕竟是第一次单独同男孩子在一起，虽无世俗之见，却不能阻止别人往别处想，万一撞见同学或熟人，误会了怎么办？我找出自己不常穿的蓝衣服，戴上了弟弟的太阳镜，对着镜子先笑了一回。没想到这身装束连你也辨不出我了，你在喷水池边转了好几圈，是我先唤你，你才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10路汽车。郊外。

那一天，过得飞快。谈彼此的创作，谈小说中的人物，我背起了我最近发表的散文诗，你谈起在艰苦岁月与朋友们办的油印刊物《紫丁香》……

真的没谈别的，唯一有点偏离原定主题的就

是不知怎么谈到手相。

“听人说，手上有横纹打人疼。”

“真的么？”

“我就有横纹。”我摊开手掌。

“我不信，你试试！”你伸出手，那是一个男子汉的手。我瞅着那只好宽好大的手，想出击，又冷丁缩回手。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你那热切的目光，我怕，怕拍你的刹那，自己的手会突然被握住，也许同时握住的不仅仅是我的手……

也许太兴奋、太快乐，以致我们的注意力没完全放在所经历的事情上，使许多美妙的感觉已无从记起了，可那美丽神奇的一天却从此刻骨铭心。

单从大学毕业时你送我影集的赠言，就可知这一天对我们多么重要：

“终生之知己已难求，

一日之知己终生可忆矣。”

这一日的知己，如果你不说，恐怕谁也不知就是那一天了。

如果没有那场奇特的雨，你就不会到我家里来，我们日炽的情感也就不会被另一场风雨淋透。

我的父母，都觉得此事草率不得。妈妈说你太瘦，怕你有病，说你家在外地，将来两地分

居，难处多，说你……总之，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再与你往来。

那时，我也被妈妈的眼泪搅昏了头，其实你我何曾说过那一个爱字呀？

我爱我的父母——那是二十多年积下的感情；而与你相识才一个多月，即使感到快乐，但与父母的深重的爱比起来，太微不足道。我的婚姻大事，不仅要我称心，也要父母满意，那样才圆满。

然而，要说个“不”字也不是那么容易。一连几天，我不在学校吃住，踩着铃声上学，放学背起书包回家。

但，话还是不能不说。

“你真的对我一点好感也没有么？”你凄凄地问。

我沉吟了一下：“有，可只是好同学那种好感。”

“不——！你骗我！”你眼里射出逼人的光。我沉默了。

“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呵！”

我嗫嚅着：“爱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说不出为什么。我不值得你爱，你有许多长处，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子，此山有绿叶，可山山都有绿叶呵。”

你瞪大了眼睛盯牢我，一字一顿：“你记住：得不到你，我也永远爱着你！”你将那次约会以后写给我的那些诗，“咔咔咔”撕成碎片，飘成满地雪花，倚着树，放声大哭。我从未见过男人哭，更想不到这高高大大的男子汉会哭得那么凄切，那么伤心。

虽然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过错，可那时那刻，我的心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自责，我受不了那哭声，看不得那眼泪，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我忽地转身跑了，一口气逃离了你……可那以后，我的感情再也没逃出那个凄凄惋惋的早晨，再也没逃出你那撼人心灵的哭声。

“你妈妈不是也爱你吗？不是希望你幸福吗？如果你和我在一起幸福快乐，你妈妈一定会高兴的。……当我们这微薄的爱和母亲那深厚的爱发生矛盾时，你牺牲了前者，难道你不认为这样的选择也是轻率的吗？我们的爱虽然微薄，但它的生命在于将来，它将从现在起伴着你，直到你生命的尽头，而你与母亲的爱是深厚的、牢固的，你不会失去它，而我们的爱一旦失去将不可复得，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最可悲的么？……”

“你要我忘记，但你忘记了，爱是不能忘记

的。爱不是一件衣服，需要就拿来，不需要就随手抛开。爱是一种感情，会在心底生根的……”

“你要我从爱情退回到友谊，这不可能，就象孩子可以长成大人，大人决不可能变成小孩子一样……”

“你说，你并不完美，希望我将来能有一个比你强的爱人。比你强的固然有，但仅凭这一点，她们就可以得到我的爱？如果爱可以随某人的强与不强随意转移，那就不是爱，而是一笔待价而沽的交易了，我爱的只是你一个，这是任何其他的一个都不能替代的，哪怕她们美如西子，才胜子健……”

一封信，又一封信，一缕声音又一缕声音，波涛一样冲击我，火焰一样灼疼我，风暴一样摇撼我……我怕见到你，看到你那凄凉的目光热辣辣的目光，我怕你给我写信，每次展读，便没了安静的夜。为了逃避你，我拒绝收你的信，我走到哪都拉个女伴，自习也挪了地方。我实在承受不了你那日益深厚的情感重荷……

然而，尽管我远远地躲开你，可你仍象影子，时时跟随着我；我虽然看不见你，可仍时时感到你那目光的注视。暑假，你去南方旅游，每